

大化總歸
四典要會
合印

中華民國十一年壬戌秋

大化總歸
四典要會
合印

隴右馬福祥署



The book is Szutienyaohui & Tahuatsungkuei

Published by

Islamitic Book & Periodical & Co.

Ox Street, Peking,

North China.

前清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三十版

(大化總歸合印全卷一册)
(四典要會)

(洋裝紙面定價大洋七角)
(外埠均加郵匯費)

原註者

馬

復

初

校閱者

楊馬

德宏

元道

發行者

清

真

書報社

印刷者

清

真

書報社

印刷所

清

真

書報社印刷部

總發行所北京牛街

清真書報社發行部

總經理處

內地各省清真寺內

清真書報社代派所

合印馬復初先生譯述大化總歸四典要會序

儒家者流所講性命之學如孔子所云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不移孟子所云知言養氣強恕反身盡心知命諸微言尤爲深切著明惟儒家立言審慎只發揮象世色世之功用而不輕闡理世妙世之真精然其言有曰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果領悟之有人自表裏之俱澈若是乎傳道必得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惟吾教聖人本

眞主普慈之意宏大道爲公之念以斯道覺斯民舉先天中天後天而詔示來茲旣鉅細之不遺復天人之共貫而其理之淵深詞之剴切所以振聾發瞶者他教以言語文字之不同無從研究幸賴王岱輿劉介廉馬文炳馬復初諸先哲次第譯述而吾教乃大昌於世且以補儒教之所未及懿歟休哉要其舉象世理世色世妙世之全體大用公諸天下俾人人得以窺其門徑者厥唯復初師弟譯述大化總歸與復初自譯四典要會二書爲甚切要不必標性命雙修之幟而自收性命交

盡之功卽質之儒家性命之學亦自昭合無間然後知開天古教其純粹以精者眞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天奉若者矣爰合印二千部序其學略俾廣流傳用以餉諸吾教及他教之講性命學者庶恍然於天壤間無二道也

特賞八獅軍刀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

一等文虎章一等大綬嘉禾章祥武將

軍陸軍上將銜中將勳二位綬遠都統

馬福祥序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

日

復初夫子大化總歸叙

易伏羲卦傳先天之數。文王卦傳後天之數。銳中年好易。至今九十二歲而茫然未有得也。乃今讀

馬復初大化總歸一書而始知先後天之貫通也。知真一之體用爲一也。知真一之天人合一也。真一之理。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孰主宰是。孰綱維是。曰。

眞主主宰之。而綱維之也。且夫眞一之理。與各教異。與儒家同。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聖人得一以貞。孔子傳道。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論一之確證也。周子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吾教

眞主。其在無極太極之上乎。圖說又云。無極之眞一語。朱子解無形無象。而有眞實之理。具於其中。此論眞字之確證也。豈似二氏言有生於無。無涉於幻。淪於空虛而無着乎。抑眞一之理。體用具備。中庸言誠者

天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周子云至誠無爲。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書由本而溯末曰。一實萬分。萬物各正。大小有定。自末而緣本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推本則一起萬爲一。朱子解此理。處處渾淪如一。粟種地生。苗生花結實。一粒有百粒。每粒顆顆完全。以百粒復種。依然生花結實。此體中含用。用終還體也。古有歸根復命之說。其斯之謂歟。夫此真一之理。又豈外人倫之間乎。子思言道本天命率性。不可須臾離。顏子見聖人之道卓爾。朱子解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杳冥昏默者。孟子言有物有則。如有父子則有慈孝之理。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父子人也。慈孝天之性也。耳目人也。聰明天所賦也。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孔子言知我其天。盡人合天之說也。嗟乎。人秉天地之心。眞主以人爲貴。將一切道理。命賦人身。而人乃以利欲熏心。自甘下賤。自落卑污。豈不辜負。

大化總歸序

予向有幽明釋義信源六箴。會歸要語。醒世箴。各集之刻。言斯人後世一節。既詳且盡矣。此外又何待多有贅本。不知後世者。雖斯人原始要終之道。實眞宰之賞罰。定於斯。天地之究竟。全于斯。萬物之歸宿。畢於斯。光陰之結局。著於斯。理至大也。義至精也。其詞則非千萬言所能闡發也。況我教經籍。不下數百萬冊。求其事奇闢而理中正。詞精奧而旨深微者。莫如甫蘇思一籍。其中言眞宰全體大用。以及天地萬物光陰之蘊奧。無不頭頭是道。四通八達。而非淺學人所能解。惜刻他集時。此經爲友人借去。烽火之中。半多遺忘。茲得因公代回。反復而玩索焉。眞有見繼往聖。開來學。發古今所未發言事物所難言者。莫此經若也。獨是斯道之大。賴有傳人。予知而不言。是昧心也。夫我昧心而並以昧天下人之心。則罪不可言矣。因不惜心力。擇其尤足以驚動人心者。口講指畫。逐句互校。逐字對勘。命馬生代爲譯出。而詞意未盡妥協者。又復

幾經改換。成爲一帙。是集之刻也。予於數十年前。已有心矣。至此非敢妄矜著作。誠以眞主造化斯人。如此大事。而不爲闡明。則只知塵世之幻。而不知後世之眞。不將舉眞主賞罰。天地究竟萬物歸宿。光陰結局。而盡昧之乎。或者曰。此篇多言死後。恐涉荒渺。夫易曰。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則與吾教所言後世。相脗合矣。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玩焉知二字之義。則知死有重于生者矣。至不答南宮适之問。明明見今世之外。更有一世界焉。而非庸耳俗目所能知。孔子儒教中之聖人也。一問答間。而後世之大。已含蓄于言外矣。然則此篇所言精深。則有之。荒渺。則未也。覽是書者。其于所言之理所蘊之義。細爲參悟。或者其有補于儒教乎。不知者。妄借此以闢道釋兩家。輪廻生死之說。則豈於區區之苦心哉。

同治四年孟春月下浣榆城復初氏馬德新序時年七十有二

眞主生成之恩

聖人設教之意哉。顧此理此論。復初天方書擇之精。

語之詳矣。奚煩贅說。

銳

猶有言者。復初不憚數萬里重譯而至天方。

其志可謂大矣。在天方博採羣書。與賢人君子講明切究。有得於心而默識之。其學可謂深矣。迺返中華。以得於心者注於筆。至理明名言層見疊出。而著爲書。其功可謂苦矣。而更慈心滿懷。望人步賢關入聖域。爲後學津梁。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仁之至。義之盡也。書垂後世。人足千古矣。銳年耄未荒。勉爲此叙。如天假數年。于此書玩索而有得焉。銳之幸也。後之讀是書者。勿畏其繁而探其詳。知爲談理之妙如抽繭。以一絲而弘萬緒。陶詩所謂疑義相與析是也。

先生文章如翻瀾。以莊列縱橫之筆。寫孔孟精深之理。陶詩所謂奇文共欣賞是也。敢以質之。

復初。及後學之讀是書者。是爲叙。

同治四年清和月癸酉鄉進士廣南府儒學宜良期

頤子後學馬銳謹識

候補訓導再晚馬文炘薰沐書

大化總歸

大哉眞宰。化育萬世。化生萬物。固造化之至奇。神化之莫測也。當其化出于先天。渾然者。有理而無象。化出於中天。燦然者。即理而顯象。化出於後天。釐然者。由象以復理。惟先天渾然。故眞一開起化之原。中天燦然。故數一立成化之本。後天釐然。故體一順化化之機。要其化之盡終而返始者。皆其化之自然。而歸本然也。是以起化之歸。歸於成化。成化之歸。歸于化。化化之歸。仍歸於元化。無一物之不化者。實無一物之不歸。此足徵大化之流行。而信歸眞之非偶。且夫天地萬物。譬諸亘古眞經。一物如一字。一方如一節。一代如一章。合先古後今而全部成焉。是顯眞一之理者。眞經中之字跡也。而譜眞一之象者。天地間之萬物也。卽象以觀理。因理而會意。而先天中天後天。無一不足以証化機。而驗歸結也。蓋先天爲無形之理所藏寓。而眞一譬之作者。大命譬諸大筆。元氣譬諸墨池。此無形之理所由出。至中天則由無形之理而著爲

有形之象。譬諸善書者。揮大筆。濡墨池。書一冊。捲一冊。隨書隨捲。而化者。不知其所始。歸者。若忘其所終。及至後天。則舉中天全幅之字跡。而彰明較著者也。夫塵世之生生不已者。盡會歸於此境。而總集其大成焉。到此則數千代之宗祖。莫不畢萃於一室。而子孫可以覩先容矣。數百世之聖賢。莫不相親於一堂。而庸衆可以仰道範矣。況善者對祖宗。聖賢而有餘光。惡者對宗祖。聖賢而有餘愧。所謂變化以盡利者。非其時乎。且萬有之形色。無不胥化。萬象之義理。無不顯化。萬類之結束。無不渾化。化之所至。卽歸之所至也。歸之所通。卽化之所通也。化卽化。其所歸。千古所以同此理。歸卽歸。其所化。萬事所以復其初。故幻情一化。而歸于真性矣。迹象一化。而歸于實理矣。人欲一化。而歸于至德矣。大哉。眞宰化之恩。大化之威。大而化之功效。亦無不大。大則歸于恩者。而恩無不周。歸于威者。而威無不畏。歸於功效之間者。而功效不同於小補。乃令人穆然於高大之品。廣大之詣。無量無數之大德。而恍然於會。

極歸極之大。原以總括夫全體大用之微義。而識大化之無盡藏。指歸之有定在也。甚哉真宰之大。何其妙哉。何其奇哉。而萬美萬讚皆歸至尊至大至極。獨歸真主者。誠以大化之有總歸。而見大仁大慈。綱維真世者之非可以言語形容也。不可謂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哉。

序

科回人也。幼習儒書。於我教中之經籍未之知。我教中之理道未之習。即有時問諸父老師長。不過得其風俗中之末節耳。甚有妄談不經以駭俗。故爲謬語以欺人。予滋疑焉。疑夫回之理爲失其中正也。回之道爲歸於妄誕也。回之教爲流于偏倚也。非科一回人之業儒者如是。凡回人之業儒者亦莫不如是。又何怪漢教中之業儒者有不如是哉。癸亥秋。得從事復初夫子于滇垣。夫子出劉公介廉所著性理典禮。王公岱輿馬公文炳所著真詮指南。以及夫子手著四典要會。各集示科。科服習之。玩索之。夫子又從而口講指畫之。兩年于茲。乃恍然于天地之原始。萬物之歸宿。人神之機密。性命之從來。將造物之全體大用。聖賢之復命歸真。庶彙之知能長養。無不畢萃於吾教焉。道之廣大如是乎。教之高明如是乎。理之中正如是乎。特難強未入其門者之見信耳。然非得夫子之循循善誘。而道豈能若是之明哉。夫子篤於天方之學。而

又深於儒。與王劉諸公遙接吾教中衆聖群賢之薪傳者也。夫隋唐迄今千餘年矣。斯道之流傳獨得王劉諸公維持於不墜。功已不易矣。而猶欲大爲昌明。不綦難哉。蓋中土爲萬教雜出之地。實吾教孤立之秋。其間從佛者混之。從道者混之。吾教中更有名同實異者混之。非得夫子出而防微杜漸。則王劉諸公與衆聖群賢之道亦湮沒不彰矣。且夫天道否而後泰。世運亂而後治。聖學暗而後明者。亦時也。勢也。我夫子慮聖學之不明。少承家學而根柢深。壯遊西秦而取法廣。及其晚也。翻然于眞傳之未得。名師之罕遇。乃出滇黔。歷嶺表。越漂洋。覲天庭。經數萬里之風霜雨雪。矢八九載之琢磨切磋。目覩中華未見之經。耳聞吾國未傳之道。歸而謝絕人事。搜括羣書。是者存之。非者革之。煩者刪之。簡者就之。杜虛誕不經之談。歸大中至正之道。俾學者易于從由。教者難于惑亂。顯與異端相隔閼。隱與儒教爲表裏。至是則見始而忘吾道者。旣而親吾道矣。且終而從吾道矣。炳炳烺烺。吾教之彰于東土。不將

與雲漢爲昭。山嶽並永哉。獨是王劉諸公。所際者盛時也。夫子不幸而生于變亂之際。尙能以經術而化干戈。以盛德而感蠻貊。作蒼生之保障。心可諒于天地鬼神。受王國之撫綏。功直垂諸鼎鐘。竹帛極之天道。能挽世運能回。未始非聖學能明有以致之也。然而夫子之所遇。較王劉諸公又勝之矣。彼王劉當日。有德而無權。有學而無勢。雖著作不下數百卷。因王公見忌而不敢傳者有之。因貲費不足而不能傳者又有之。夫子德與權合。學與勢興。所以刊刻之多。爲王劉諸公所不及。所惜者王劉諸公。于後世復生一節。多所闕略。夫子嘗抱恨曰。後世者生死之大關。幽明之至義。原始反終之要道也。造物之全體大用。聖賢之復命歸真。庶彙之知能長養。非此概不能顯。奈何王劉諸公之不著也。或著之而未刊也。不將使道佛兩家。得倡其輪迴托生之說哉。天經三十部冊中言復生。七百餘條。真主于此事鄭重分明者。誠以人爲天地之種。斯道之果也。到此地位。則果熟而正驗種美之日也。我夫子所以必